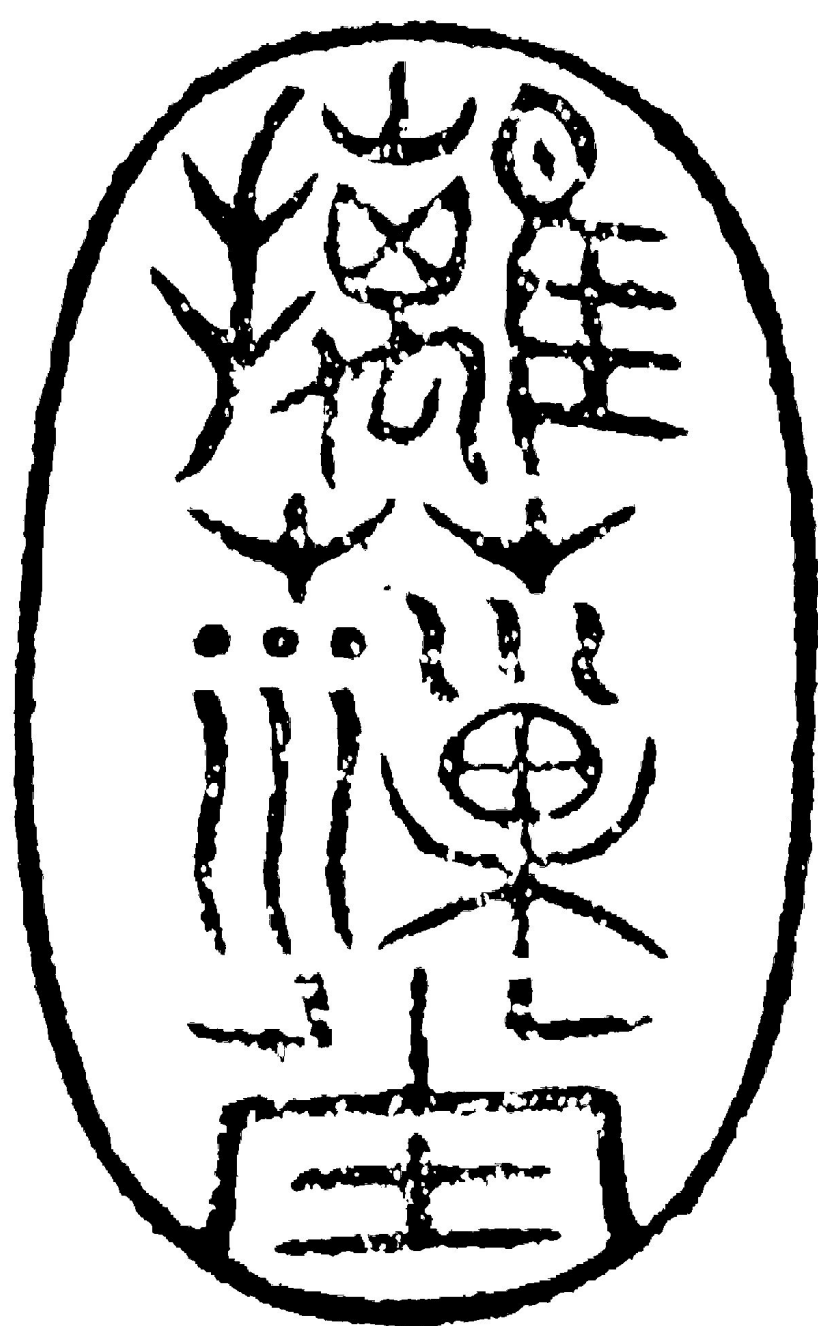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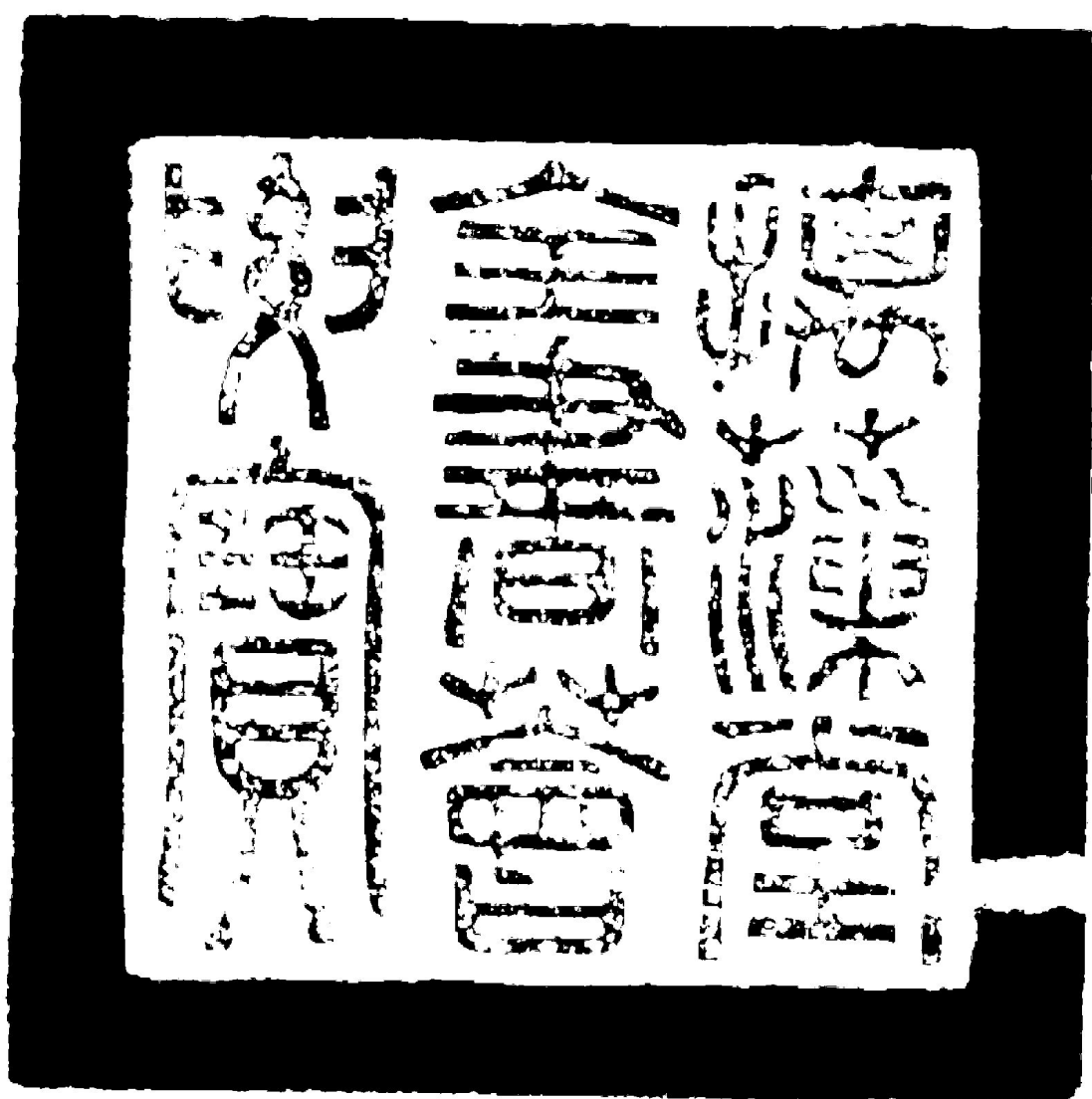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摘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第一三三冊  
總集類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元文類七十卷 元蘇天爵編

卷一至卷七十

四八〇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文類卷一至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

元文類

原序

庀文統事太史之職也史官放失而文學之士得以備其辭焉古者自策書簡牘下及星厯卜祝之事屬于太史故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在焉書與易皆是也而春秋出焉教于國都州里者詩禮樂而已矣觀民風者采詩謠以知俗觀禮樂以知政亦集于太史後之學者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元文類  
原序

藝之辭發而為文章是故文章稱西漢記事宗左氏司馬子長與世為變其間必有名者出焉國初學士大夫祖述金人江左餘風車書大同風氣為一至元大德之間庠序興禮樂成迄于延祐以來極盛矣大凡國朝文類合金人江左以攷國初之作述至元大德以觀其成定延祐以來以彰其盛斯著矣網羅放失采拾名家最以載事為首文章次之華習又次之表事稱辭者則讀而知之者存焉伯修於是亦勤矣哉固忠厚之道也文

章之體備矣因類物以知好尚本數麗以知情性辭賦  
第一備六體兼百代膏粹其言樂章古今詩第二本誓  
命細訓誥申重其辭以憲式天下萬世則之詔冊制命  
第三人臣告猷日月獻納有奏有諫有慶有謝奏議表  
牋第四物有體體以生義以寓勸戒褒述箴銘頌贊第  
五聖賢之生必有功德事業立于天下後世法象之古  
今聖哲碑第六核諸實顯諸華合斯二者不誕不悞記  
序第七衷蘊之發油然恢徹其變不動者鮮矣書啓第  
八物觸則感感則思思則鬱鬱則不可遏有裨于道雜  
說題跋第九有事有訓有言有假有類不名一體雜著  
第十朝廷以羣造士先生以導學者徵諸古策問第十  
一爾雅其言煜煜然歸其辭其事宣焉諸雜文第十二  
累其行事不慙遺之意真辭慙哀辭謚議第十三其為  
人也沒而不存矣備述之始終之行狀第十四其為人  
也沒而不存矣志其大者遠者將相大臣有彝鼎之銘  
大夫士庶人及婦人女子亦得以沒而不朽者因其可

褒而褒焉以為戒勸焉墓志碑碣表傳第十五總七十  
卷出入名家總若干人是則史官之職天下必有取於  
是也夫自孔子刪定六藝書與春秋守在儒者自史官  
不世其業而一代之載往往散於人間士之生有幸不  
幸其學有傳不傳日遷月化簡札堙沒是可嘆也伯修  
三為史氏而官守格限遂以私力為之蘇君天爵伯修  
其字也世為真定人先世咸以儒名咸如先生尤邃歷  
學者大明歷算法篇以稽其繆失焉郎中府君以材顯  
至伯修而益啓之伯修博學而文於書無所不讀討求  
國朝故實及近代逸事最詳定著名臣事畧若干卷遼  
金紀年若干卷并為是書非有補益于世道者不為也  
自翰林修撰為南行臺御史今為監察御史元統二年  
夏四月戊午朔文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  
南鄭王理序

制作之工拙而不知其出于天地氣運之盛衰豈知言者哉蓋嘗考之三代以降惟漢唐宋之文為特成就其世而論之其特盛者又何其不能多也千數百年之久天地氣運難盛而易衰乃若以斯人之榮悴概可知矣先民有言曰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美哉乎其言之也昔者北南斷裂之餘非無能言之人馳騁于一時顧往往困于是氣之衰其言荒粗萎冗無足起發人意其中有若干不為是氣所困者則振

古之豪傑非可以世論也我國家奄有六合自古稱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無所不一則天地氣運之盛無有盛于今日者矣建國以來列聖繼作以忠厚之澤涵育萬物鴻生僞髦出于其間作為文章麗蔚光壯前世陋靡之風于是乎盡變矣孰謂斯文之興不有闢于天地國家者乎翰林待制趙郡蘇天爵伯修慨然有志于此以為秦漢魏晉之文則收于文選唐宋之文則載于文粹文鑑國家文章之盛不采而彙之將遂散軼沈汨赫

然休光弗耀于將來非當務之大闕者歟乃蒐摭國初至今名人所作若歌詩賦頌銘贊序記奏議雜著書說議論銘誌碑傳皆類而聚之積二十年凡得若干首為七十卷名曰國朝文類百年文物之英盡在是矣然所取者必其有繫于政治有補于世教或取其雅製之足以範俗或取其論述之足以輔翼史氏凡非以者雖好弗取也夫人莫不有所為于世顧其用心何如耳彼為身謀者窮晝夜所為將無一事出于其私心之外至有

為人子孫其于先世所可傳者漠然曾不加意逮及它人之文與天下之事哉覽是編者不惟有以見斯文之所以盛亦足以見伯修平日之用心矣伯修學博而識正自為成均諸生以至歷官翰苑凡前言往行與當世之所可述者無不筆之簡冊有國朝名臣事略與是編並著廷論以文類猶未流布于四方也移文江浙行省錢諸梓伯修使旅書所以纂輯之意于編端庶幾同志之士尚相與博采而嗣錄之元統二年五月五日將

仕佐郎國子助教陳旅序

欽定四庫全書

元文類  
原序

六

欽定四庫全書

元文類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元文類  
提要

臣等謹案元文類七十卷元蘇天爵編天爵  
有名臣事略已著錄是編刊于元統二年監  
察御史王理國子助教陳旅各為之序所錄  
諸作自元初迄於延祐正元文極盛之時凡  
分四十有三類而理序仿史記自序漢書叙  
傳之例區為十有五類蓋目錄標其詳序則  
撮其綱也天爵三居史職預修武宗文宗實  
錄所著自名臣事略外尚有松廳章奏春風  
亭筆記諸書于當代掌故最為嫻習而所作  
滋溪文集詞章典雅亦足追跡前修故是編  
去取精嚴具有體要自元興以逮中葉英華  
採擷畧備于斯論者謂與姚鉉唐文粹呂祖  
謙宋文鑑鼎立而三然鉉選唐文因宋白文

苑英華祖謙選北宋文因江鈿文海稍稍以  
諸集附益之耳天爵是編無所憑藉而蔚然  
媲美其用力可云勤摯旅序篇末稱天爵此  
書所以纂輯之意庶幾同志之士相與博采  
而嗣錄之而終元之世未有人續其書者可  
以見其難能矣葉盛水東日記曰蘇天爵元  
文類元統中監察御史南鄭王理序之有元  
名人文集如王百一閻高唐姚牧菴元清河

馬祖常元好問之卓卓者今皆無傳

案祖常  
石田集

好問遺山集今皆有傳本蓋明代不  
甚行於世盛偶未見故其說云然則所以

考勝國文章之盛獨賴是編而已嘗見至正

初浙省元刻大字本有陳旅序此本則有書

坊自增考亭書院記建陽縣江源復一堂記

併高昌侯氏家傳云云今此本無此三篇而

有陳旅序蓋猶從至正元刻翻雕也乾隆四

十九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書要卷二萬八十四

元文類卷一

元 蘇天爵 編

賦

瑟賦

熊朋來

庖犧氏之創物兮始弦桐以為瑟象離三之虛中兮戴九梁而洞越弦大衍之五十兮不勝悲而半析浩朱襄之飄風兮肇五弦於士達瞽三之為十有五兮重華作

欽定四庫全書

元文類  
卷一

而增八灑有番弦兮或二十而贏七必五五而廼定兮與天數以為一紛弦樂之殊名兮皆放此而後出夫是以稱樂器之完兮莫敢擬大而度長歷炎黃而陶唐兮為咸池之大章韶以詠而永言兮聲依永乎賡歌之明良及周為雲和兮友之以龍門空桑想夫制作之妙伶倫吹簫后夔拊手晏龍度左公輸斷右其長為黃鍾者九兮倍其九以為首也其商為頌瑟兮其宮以為雅奏也夫惟瑟聲者歌聲之所主弦二十有五兮旋宮具也

七弦相為律兮番弦五也鳳和鳴兮其句也鴈行飛兮其柱也歌必取瑟兮既歌而語也徒歌曰謠兮徒鼓瑟曰步也恒為堂上之樂兮瓠竹在下也名其為登歌之器兮無故不去也瑟教廢則歌詩者莫之為譜也是以聖門亟稱於瑟自琴以降豈無他弦而有所不必言焉胡不觀於魯論乎孺悲之所聞點爾之侍坐由也之在門弦歌之聲託瑟以傳又不觀於國風之唐秦乎唐有山樞秦有車鄰皆專言乎鼓瑟不見剛於聖人胡不觀

欽定四庫全書

元文類  
卷一

文王之廟祀乎一唱三嘆應弦如見歌呼於穆遺聲盈耳升歌示德舍瑟曷以又不觀於周公之禮經乎飲射賓燕禮盛樂備登歌在堂間歌在陛或以瑟二或以瑟四堂上侑歌惟瑟而已若廼騶虞狸首間若疊奏鄉樂惟意二南先後燕有房中五弦樂學有宵雅之肄教皆主於瑟而他弦莫侑此古人之所甚重今人之所駭笑者也自韓非之妄論齊人之見擯秦蒙將軍剖之而為箏易京君明變之而為準新聲代作古意浸泯若廼絲

聲之器遠數之莫能既侯氏之坎坎師延之靡靡嵇阮  
寄嘯之具秦漢鼓鼓之戲於是六合百衲絲桐亦改其古  
制太乙天寶弦柱各出其新意吳蜀楚之聲不同平清  
適之調滋異厥有鵠弦金縷左振石擊檀槽銀粧孤柱  
四隔立搗臥摘竹軋木搯白虎之爪黃金之撥能使師  
曠瓚瓚巴拙但見吃飽蘇葩俳優裸裎以助其喧阗都  
曇臘答急雷悲策以奮其啁晰觀其指法則秦箏多撮  
琵琶多杪空侯多擘柳琴多擊竊比於琴家之操吟按

抑孰若一弦一柱取聲於自然而不假弄手以為力也  
弦樂莫先於瑟他弦行世而瑟不行焉是棄其祖而為  
支裔之從摧其根而葆由枿之萌也若廼道調僊呂託  
異人之夢授而律呂每混於俗稱怨湘哭顏疑胡琴之  
避微而曲調例闕其徵聲又孰若一弦七律諸調皆在  
焉而隔八之弦自相生也然而箏笛之耳未能聽古淡  
者見操瑟而已嫉章句之儒僅知守詁訓者聞歌詩而  
自失惟夫陸沈野逸舒淫宣鬱究其候命且以永日人莫我

好而吾瑟之僻於是采孤桐兮南山之陽致文梓兮北  
山之北本以黃鍾度以周尺遂練朱而繩絲雖繪錦而  
貴質小弦之縷七十餘二大弦之絲八十有七初促柱  
以高張乍試手而拂歷始肆蒿草之食載歌寤寐之服  
但聞誦詩之聲莫知弦指之力逮手熟而習貫益心悅  
而志倦為之歌伐檀若有斲輪乎河岸為之鼓考槃若  
有叩槃乎山澗方且陳懿戒以自警聽衡門而無悶賦  
白駒之逍遙諷淇澳之瑟僖和鐙鳴兮中清寄散聲於

咏嘆共赤松而調均異湘靈之悲怨儻游魚之能聽付  
狸鼠於不見誦閒情以自欣虞僕人之見訕遂廼避俗  
塵而韜錦且弛弦以回鴈善吾瑟而不鼓思悠悠兮待  
旦亂曰皇義肇瑟韶以詠兮姬孔歌詩瑟之盛兮瑟遠  
詩存歌不傳兮孰能誦詩惟朱弦兮勿求諧世我思古  
兮解弦弭柱美昭文不鼓兮

烏木杖賦

姚燧

去年史仲威得烏木杖大徑咫高可過顙嘗折一杖遺

余許為賦報之其秋仲威疾歷三時未勿藥也今年余  
生朝使人肩木之半相壽且促曰吾疾所以嬰綿者豈  
思不償賦致耶不佞誠得一誦其辭或可釋杖而起矣  
余動其言而賦曰

或曰炎海之山琛木產焉金為之聲石與其堅魁結伐  
荷投諸瀧淵依居蛟蜃漱沫濡次歲月俟之化而為玄  
要出人為非得自天此島夷假以售利於中土之微權  
也抑齋聞而笑之曰昔賈鬻鞭梃蠟其膚市者一濯已

呈蒼枯胥是黝材裏表一如從可占知迺受形其本初  
者也胡子以由彼而然乎今天中土之山有衆其植斧  
取觀之內各異色樟柞稠文杜棗栲赤檀栢柘黃蒲椶  
檄白與爾萬里遐裔絕域瀘雋衫紫儋黎沉褐罽賓鷄  
舌相半白黑一隅斯舉三可反贖茲庶品之爛爛果孰  
漚以何澤況於兩間滋雨噓風敷吐華耀為白為紅深  
淺濃淡萬不齊同令人感之欣心悅瞳問誰為之能然皆著  
妙於化工夫其見諸柯葉之外者如此又何惑理質於

其中哉且水火之赤黑不一其色者雖童子猶能知之  
至語其相賊而為用有戴白之老所未思維男丁之婦  
壬寔雄黑而赤雌始若悍而難馴終為夫之所移今其  
色之幽幽迺昔赤之內基是何資於遠譬只煬竈亦可  
闕彼炎施而烈者焰也其煙液為煤必黔而緇因以曉  
夫巧繪之棄鉛朱亦懼其既以漫漶而為黔又以信道  
書坎盛之侵離也不然南服之洲祝融之宅也歆金石  
而焦流蓋火熾之已極非盛其水以滅之則物將不能

以生活故伊人之睥面不渥赭而深黑示火色之索藏  
惟獨見夫水德而已矣其木理之如漆者又足惑乎哉  
史鮪之孫其畏可象析而杖之奔走相餉輟予廬於猛  
士配几履於席上試扶衰以起策觸爪甲而鏗響思卷  
鐵而含簧陋柳侯之為匠必求同於所異纔黑蛇之佛  
彷彿物之變化不可期今猶足以乘雲霧而騰往也

求志賦

袁 衷

古人以賦託志或比擬賢哲或寓情幽怨或述已出處

若慙志復志述志之類非一大抵皆假設仿喻依楚語屬辭余老於變患年垂耳順白首無成因想先世遺業叙次為求志賦其言曰

稽胚暉之攸淑兮肇啓迹於虞鳩逮流胤於公滿兮寔楸衍於太姬爰錫胙於汝穎兮廣采壤於餘支及羸項之蹶仆兮通宛洛之說辭固守儒以卒業兮闡炎漢之由儀鍾厥美其帝傳兮暢奕葉以演迤歷東都之綿邈兮終江左而隆衰清風邈其復振兮參王謝而並馳繁

抱道而質義兮徇石頭以燔夷誼推本以篤烈兮謂貞信之在茲世悠悠而遐迥兮竊譜牒之莫推跡芳馨之所由兮劬隴畝以為基值文明之泰亨兮奮德義於海陲亢登名於太常兮翼時彥以驂駢振英風於句越兮旌榛蹊而闢之聯魚符於南北兮啟家聲以騰輝方渡江之中阮兮興禮樂於浙濤濬伊洛之鴻源兮本沂泗之宗繫始揚武於鷺雍兮嗣冠名於虎陛挺正色而不阿兮粵忠讜乎繼世佩太阿之森鉉兮壬倭噍噍以匿

避激淵淪於顛波兮從喑鳴而獻歆黠抗言以疏遠兮弘曲學而高位卒滔滔而莫返兮竟奄冉而淪棄悼蕪城之荒蔚兮莽荆榛之翳蒼山川鬱其嵒峨兮俛榮華之銷瘁耿脩名之炤焯兮齊往哲而超詣乾坤脩其凌薄兮儼陵谷之變遷盛衰渺其難謀兮何興仆之後先駕方舟於弱水兮刈畚鍤於石田躬勤瘁以畢歲兮挽吾輶而莫前造窮山之岑峩峩兮鄰豺虎之嗥突號臂汲線溜於荒谷兮刈菽藿於墳衍離阨危於嬰稚兮紛俶擾而述蹇覽古人以為則兮徵往轍而訊驗仲翁俯首以綰綬兮望之落落以抱關衍秉剛以放逐兮永默默以名宦閔仲翔之通筮兮屏南交而不返既昭塞之有時兮縱余情而舒卷迺鷁退而蠖伏兮寄余懷於編簡宵營營而無寐兮精炯炯而申旦縣朽綆於簪井兮悵羸餅而三歎兮橡栗於羣狙兮心愴怛而不伸涉江海而行邁兮追奔騶之飛塵羗骯髒而寡與兮若昧膜以問津忽荼毒其重罹兮哽顛連而悲辛髮種種而既

童兮齒零落而輪囷叩辜愆於蒼昊兮雲漠漠而奚歟  
躡九死而一蘇兮屬微息之僅存契靈龜以貞卜兮墨  
未食而已湮卒罔罔而迷適兮掩余袂以沾巾謂玄化  
之窈冥兮爰屏肅乎營魂形彷彿於噩夢兮喻至理之  
所循俾內省於微躬兮曷怨尤乎天人既爾生之肇確  
兮拳四體而靡勤仰哺啄以尸居兮媿胼胝之黷黔下  
不能以傭力兮上不足以奉承乎大君徒內鑿於願欲  
兮宜外劬於甄鈞觚不觚而靡用兮固宣父之所云挾

章甫以賈粵兮遇侮慢而誰因波洌洌而東駛兮日瀏  
瀏而西淪睇脩途之逾邈兮飲余馬乎江瀕佩脂韋以  
假飾兮顏屢頽而已沮日愀然以流盼兮心壹鬱而誰  
與語緣微徑以扳援兮察愚智于今古蘭芳馨而自熖  
兮松流膏而斤斧厲節以殲類兮蟠渾渾而容與登  
長嘯以夷猶兮康皎潔而觸悟威林舞以委誠兮毫失  
節而罔措微執中以事讐兮色侃侃而愈嫵諒合散之  
靡常兮豈得喪之有數委吾形於大順兮昭惠迪而內

顧踐康莊之夷軌兮黜健羨而罔慕願天真於玄玄兮  
鍵靈闕以為固尋至道之所歸兮去性根之蟲蠹念英  
華之難再兮惜吾年之云暮全所守以解驂兮結余轡  
于馳騫逍遙乎無為之園兮采芝英以甘茹滌瑕垢以  
保躬兮依名德之為據寄遙情於冲漠兮將弭節乎藝  
圃激玄冥以漱潤兮伏神雀於丹淵掉蒼龍使騰蹕兮  
執白澤俾潛藏御飈輪以登太淵兮叩招搖以周旋斟  
理池之縹醕兮與大椿而論年嗟薜英之卒悴兮徒掩

抑於逝川精銷委以鮎鯁兮玄領忽以白顛惟守中以  
返朴兮詎索隱之是專矚雲霞而游目兮味泰和以自  
堅屏紛濁以純一兮却智慧而俱捐警夙宵以康神兮  
祇吾性之所天既命義之齷齪兮置休戚於自然泊虛  
舟於回渚兮逝將近乎故土問耕鑿於沮溺兮綸陵陽  
之網緒食所刀以保終兮企優游於末路希幼安之靖  
共兮濯清冷而遊豫風颯颯而淒厲兮凜蒹葭之霜露  
蹇躓豈其願兮摧輪亦吾所深懼求正志之所蘊兮庶

無忝於祖武亂曰已矣乎吾誰適與歸荆塗莽莽日耘  
治兮灌溉根芽長茲兮守質養素不傾歆兮外息驕  
客內自怡兮明明在上母我欺兮超然而存無所為兮  
誠心不疚允耆頤兮

畫枯木賦

虞集

夫誰畫此枯樹兮臨不食之散泉既偃蹇又嚙食兮骨  
岸岸以弗妍想執筆以極思兮忽機釋而神旋遺衆壞  
於斲有勒不毀之所全或聖去於斤運或石泐於溜穿  
渾無雨以如晦恍非規而能圓澹黝如其既失旋蒼然  
而在前命以物而不可孰秋春而論年噫吁嘻被革以  
毛膏膚用丹背為流眩願當注次獨何為託寂寞於無  
意而刻畫其不傳者邪

傷已賦

馬祖常

嗟余生之多憂兮幾顛踣而數窮誓續言以自見兮力  
遲古之高風呼黃龍以駕我伉使使為期何九稼之  
不一獲兮尚偃蹇而如茲豈剗剗之有不善兮將世德

之下賢薦芻蕘於宗器兮綴履綦以瑤璣封敦旒以塊  
秦岱兮謂汎濫其莫涯冠髻童以弁冕兮問禮意而莫  
支決大疑於淫鬼兮憑巫傳以度揆顧聖言之幾勒兮  
指網維為械繫憫相道之無明兮去一髮之幾希柅吾  
車之莫騁兮膠吾口而難辭懲前悔之不憚兮配古道  
其或可思一旦捨此而改圖兮念後余之病我日浚惡  
以啓堙兮患世之屏經而好權遭歧蹊之多迷兮世或  
謂其固然抱昌辭以適與我兮侯來學以偕行辨百家  
之糾紛兮孰察余之衷情亂曰我涉大波孰為航兮我  
載大塗孰為箱兮古聲嗶嗶金石之揚兮世無俟兮

感志賦

李好文

何天地之寥邈兮眇予生之有身履黃坤之博厚兮仰  
玄覆以無垠罄衆金於大冶兮偁形留夫粹質苟莫邪  
而弗自砥兮固鉛敝之所同服蒙予若之倥侗兮承鞠  
訓予自宮佩非善而罔繫兮服非惠而匪躬擊余革之  
申申兮韞余觴之容容擷秋圃之日精兮濯淤漣之荷

華卻穠李而弗御兮矧猶臭其焉加歲翩翩其不居兮  
首元服以及冠恐罔兩之挾余兮聞面墻而無見思假  
道于書林兮求孔氏之高明遵文衡之逶迤兮愈多岐  
之縱橫吻懣懣而莫適兮從文公而徵詞曰爾神潛而  
志栖兮終必達夫所期果服言以從事兮羸十年而戾  
之覽天庭以游目兮又欲窮夫四遐觀百氏之原委兮  
究異說之貞訛沂太初之無始兮循三王之不頗總條  
理于一聖兮固馴致夫中和泊余有志于古人兮懼脩

名之嘿嘿忘漆雕之自信兮惜學優之有得謂青雲其  
可力而致兮謂時命之可弋較余行之吉日兮遂觀國  
乎上京指閭闔以徑淮兮奄長風而北征眩天都之雄  
麗兮非下土之能名信魚龍之所混并兮亦名利者之  
為場余既初無赫赫兮又何適夫煌煌翺捷步之高才  
兮豈扶服之能躅挈桔槔之類仰兮恐祈榮而罹辱夫  
何衆之熙熙兮我獨約兮而為德資章甫以適越兮固  
前脩之所為惑殄王羞以燎桂兮囊日索而焉留有東

昏之故居兮盍歸來之為謀浮輕舟以南下兮亂海浹  
之交流返樊廬以窮處兮迄于今一紀其將及畫于茅  
於南畝兮宵索綯而未息傷鵲鵲之原居兮慮鴟鶚之  
無室遠子荆之有美兮羗終棄乎草澤余非昧而至愚  
兮誠有徵乎前哲聞耕穫于道德兮內懷寶以自珍豈  
猷畝之足樂兮閒閭漠而無聞昔樊須之請稼兮廼獲  
謂於聖人摯冥冥其鴻飛兮猶釋耒耜有莘溺耦沮之  
不反兮又奚足與為羣悲此志之未伸兮秉經德之不  
回心飛揚而披離兮曷日夜而疚懷亂曰鹿之斯奔兮  
其足跂跂河魚衝波兮乃窺其尾物終必反兮有張斯  
弛往不必求兮來者是族庫不隨阿兮險不期詭貞途  
安行兮不易厥止優哉游哉兮于以自矢

騷

白雲辭

二章

劉因

白雲凝情兮佩月光白露結彩兮明幽芳衆星皎皎兮  
水波不揚渺予思之若遇兮耿在目兮而不忘音容著

兮形無方肅予中立兮四無旁予母歸來兮山高水長  
白雲高飛兮杳不可尋靈風長往兮聲不在乎幽林皎  
月東生兮忽西沉元鶴何逝兮遺之音予思未及兮實  
懷我心儵萬里兮捐所歆曠同游兮啓雲襟予母歸來  
兮幽水深

悠然閣辭

袁 楠

鄱之西兮峰圍圍虎豹屹兮雄姿綬蜿蜒兮紫曳旌駛  
駢兮虹垂之人兮槃阿畏義娥兮高馳築虛觀兮虛明

欽定四庫全書

元文類

卷一

五

手參差兮以娛棟隆兮示背榮翼兮聳喙鑑匪雪兮鄱  
之區球有七兮日斟采菊兮黃裳緝萸兮紫囊芳冥冥  
兮夕暉憺獨睇兮擬所思雲飛英兮山之阜為予留兮  
不遐以處秉貞兮神專觴彌劇兮益完山中之樂兮不  
可以久遲予返兮悠然

垂綸亭辭

袁 楠

漢溜流兮日傾東滄浪兮泠泠蹇一士兮沈冥垂芒鉞  
兮不屑以冒明珥兮貝宮朱柯蔚兮青蔥魚戢鱗以為

衡兮龍騰章以屏氣謝媚嫫之嘗巧兮口垂沫以縱恣  
吾寧養之以歲年兮寶祕鬱而不宣豈直鉤以違衆兮  
守釣道之自然時至而迅舉兮匪荒幻之詭誘保貞志  
以遂初兮考銘言于耆叟時俗眇其莫同兮永願託依  
夫前聖之所究

宋誠夫都中人舊見所為文深器偉稱  
與南宮考士得其文不置後果為進士  
以見其初志云

雲山辭

王士熙

山氤氲兮出雲又泠泠兮以雨倏日出兮雲飛山青青

欽定四庫全書

元文類

卷一

十六

兮極浦橫浮雲兮水粼粼蹇杜若兮采白蘋葺荷宇兮  
桂為棟臨江阜兮悵懷人

元文類卷一